



琴，习曲三十余首，指法娴熟。“结丝社，月必三会之。”因此，张家家伶曾说：“主人精赏鉴，延师课戏，童手指千。蹊童到其家，谓‘过剑门’，焉敢草草。”就是说人家张岱精通戏曲，他家养的梨园弟子弹奏也好演戏也罢绝不敢敷衍。简直就是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的翻版。对于此，张岱自己也不谦虚，他说“嗣后曲中戏，必以余为导师。”据说，他兴致来了，还会亲自登台献艺，科浑曲白，妙入精髓。自导自演一剧，曾达万人空巷。看看，人家玩也玩出一代宗师的风范。

这样的张岱的确是天纵奇才。关于往事，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特意提到这样一桩公案。幼年，大父携他与陈眉公于西湖偶遇，眉公考较，指堂前《太白骑鲸图》出了上联：“太白骑鲸，采石江边捞夜月。”宗子小小年纪，不慌不忙随口对出下联：“眉公跨鹿，钱塘县里打秋风。”引得眉公大笑，大赞：“哪得灵隽如此！吾小友也。”这一年，他刚刚6岁。小时就已了了，大何能不佳？他的才情，他的涉猎，他的禀赋，他的放达，早就成就了张岱张宗子的旷世唯一。

只可惜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华，终究成为过眼云烟。历史的车轮碾至甲申年，明王朝覆灭，满腹才华的张岱无所适从。史可法慷慨捐躯，陈洪绶出家为僧，黄宗羲慨然反清，钱谦益腆然投敌，好友祁彪佳投湖自尽。他何去何从？一番徘徊几番思量，他决定披发入山林，效仿太史公忍辱负重铸就史说，传之后人。只身赴死易，忍辱偷生难。此后，簪缨世家钟鸣鼎食的他，担米挑粪，惆怅生计，陪伴其左右的只剩破床碎几，折鼎病琴，残书缺砚。旧时过往仿佛一枕黄粱，梦醒成空。

张岱一生著述良多，就散文小

品而言，有《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《三不朽图赞》《夜航船》等绝代文学名著。其中《陶庵梦忆》最负盛名。文集追述亲历涉猎庞杂，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一般散点透视世情——述学谈艺，衡文论道，载以方言巷咏、嬉笑琐屑之事，纳酒蔬亭池、竹头木屑之趣，无所不及。作品文辞简峭，随意写去，情致毕呈。令读者读后，感觉如眼亲见如身亲临，如历山川如睹风俗，如瞻宫阙宗庙……个中曼妙，不可甚解，只求意会。却如饮醇醪不觉自醉。以西湖为例，在张岱众多的小品文集中，西湖出镜几率最高。为何？张岱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杭州西湖边度过。他爱西湖，醉西湖，痴西湖，与西湖两两相合。他是西湖唯一的人间知己，西湖也承载他太多一樽还酹江月的人生之梦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中有最著名的两篇。一是《湖心亭看雪》，此篇名动千古。一字一句，皆如横空出世，震铄古今。“雾淞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嗟乎，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！其旷达力透纸背，举重若轻，



荡气回肠。可谓多一字嫌多，少一字嫌少，改一字则神憎鬼厌天怒人怨。“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见余，大喜曰：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’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”真性情！不能饮而饮是散发弄扁舟的乘兴，是拟图一醉泼墨般的疏狂。其胸襟其气魄其天地无一物的豪迈扑面而来，令局外人观之醺然，不饮而醉。且不说船工最后一句似愚还妙的收尾：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痴者为谁？张宗子也，类张宗子之意气者也！为何而痴？为天地之大而痴，为大好山河而痴！书生意气挥斥方遒，尽在笔墨之间。阅之如我，恨不得舞剑为之相合。

其二，《西湖七月半》。石公说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谁？看名为看月实为炫富的峨冠盛筵的达官贵人；看名为看月实为看人的左顾右盼的名娃闺秀；看名为看月实则欲让人看的亦船亦歌的名妓闲僧；看月也看，人也看，仿佛什么都看，其实什么都没看到的不衫不帻的市井之徒，看邀月同坐逃匿喧嚣的文人雅士，只有他们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，亦不作意看月。种种描摹，似旁观冷眼，勘透世间百态。

自古以来，悟西湖真性者少，慕名凑热闹的人多。就仿佛今人热衷风行，什么流行拥趸什么，真个喜欢？真个懂得？真个适合？非也，只不过是挂个名头，充个风雅，凑个热闹，标榜一下时尚财大。以至旺季旅游之地，人满为患。各景各处人头攒动接踵摩肩，哪是看景，分明看人，或不得不看人。古今偕同。清人李鼎说：“盛季游西湖，多半看忙，领幽味，赏清韵者几？”有的话，宋朝苏轼算一个，但苏轼毕竟是外人不属西湖。再者便是明末张岱张宗子了。张岱算是世居西湖之人，在历朝历



师道

二〇一八年第四期